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裳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城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八千諸大
弟子學戒具足菩薩万二千一切聖
通無所不達已得摠持辯才无量不
起法忍其德無限徹覩諸根應病授
藥為師子吼救濟十方衆生百千莫
不蒙度尒時世尊從宴坐起斯須未
久與無數之衆眷屬周匝而為說經
時會菩薩名曰慧上即從坐起更整
衣服長跪叉手前白佛言願欲有所
問唯如来至真聽者乃敢陳說世尊
告曰恣所欲問佛當為汝開解結滯
慧上白佛所云善權為何謂乎佛告
慧上善哉善哉族姓子多所愍傷衆
念安隱諸天人民勸化將来導引三
塗開闡佛法獲微妙慧乃問闓士善
權方便佛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
汝申暢其要慧上菩薩及與衆會受
教而聽於是佛告慧上曰族姓子善
權闓士以一揣食隨時方便知施流

普勸發黎元墜畜生者使此二品志
趣德本興諸通慧其心曉了具足佛
慧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若人殖德勸讚
代喜以斯善本則施衆生以覺之心
順一切心而不墮落講斯教已成諸
弟子緣覺之乘為諸通慧是謂菩薩
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十方諸樹其華
煒曄香氣芬馥人所欽尚而無主名
斂採集合奉散諸佛擔以德本已及
衆庶志諸通慧使偹道明具獲无量
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度脫知見品
是謂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愍察群萌在安
助喜彼患代受以諸通慧因緣方便
建立德本用施衆類為十方世界擔
被德鎧其遺惱害者則救攝所患代
受其罪勸以通慧使獲大安是謂菩
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供一如来觀慮
諸佛法身平等戒定慧解度知見品
亦復如之知是供養一如来等則為

奉養十方諸佛所見供祚闓士歷受
施祐衆生是謂菩薩善權方便又族
姓子善權闓士敢所生處其所住處
不計吾我未曾自輕如令諷讀四句
之頌觀察其義心不怯羸宣顯備具
不想利養蓋諸佛土若入國邑輒興
大衆踊躍說之擔願聞吾四句頌者
皆成諸佛無㝵辯才是謂菩薩善權
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假使生在貧匱
之門設行乞自求一夕饍無鄙劣心
轉奉賢衆若惠獨人內自惟察如来
有言務恢廣施今吾乞與所進微尠
建諸通慧擔意无量殖斯德本勸發
衆生僥獲寶掌若如来至真等正覺
以斯妙慧光護夕供所服納者持戒
學道緣崇功德多所彼致是謂菩薩
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與諸弟子緣覺
俱遊心不同歸見人供養弟子緣覺
意不欽獲興于二念一從菩薩心成
佛世尊二弟子緣覺因佛法生造斯
觀已諸所供養未以為上吾所學習

則三品最觀無適莫无所貪樂是謂

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善權闓士行一布施則具
六度無極何等六度善權闓士見貧
乞者具足大施無慳貪心斯施度無
極身自護禁奉持戒者其犯惡者使
立戒法尋而給施令无所毀斯戒度
無極若瞋恚者御以慈心淨心明心
懸象等心興施布施斯忍度无極隨
宜供辦飲食之饍身口意行身等如
空斯進度無極一心等施進止卧夢
而無乱行斯定度無極如茲施已御
念諸法誰有施者何所食者誰受報
應造斯求者法不可得不見施者及
食施者無受報應斯慧度無極是族
姓子權施若斯則具六度無極之法
於是慧上菩薩白佛言未曾有也天
中天闓士丈夫權施具足一切佛法
多所攝護振于生死贍及餘類佛言
至哉誠如所云權施雖微審成衆德
無量難計又族姓子行權闓士何謂
退還以權方便而以施與縱隨惡友
爲之所拘畢償罪者自觀念言陰種

諸入得無不滅當除斯患乃至无為
菩揩當被道德之鎧任力發起周旋
終始則務究竟慧上又問唯天中天
假使有人犯于四罪有所想念發意
出家為菩薩道然後云何佛言設當
毁失四重之禁以權消罪衆患悉除
是族姓子為菩薩道無有罪疊
介時慧上菩薩白世尊曰何謂菩薩
而有罪殃佛言若有闓士學得脫戒
得脫戒者則二百五十禁於百千劫
厭食果蓏為人所辱而皆忍之若有
想念弟子緣覺之行闓士則為生死
根縛如族姓子聲聞緣覺犯本諸禁
不除陰種諸入不得滅度也如族姓
子捨闓士行不自改正而有想念志
求聲聞緣覺欲得無上正真之道為
最正覺者終不能成也
於是阿難白世尊曰憶念我昔入舍
衛城而行分衛見有闓士名重勝王
在他室坐與女人同牀我謂犯穢心
用惟慮得無異人學梵行者於如來
教將無違見聞想念於一切乎時我
世尊瞻見立想歎發斯言三千大千

世界而六反震動時重勝王即自踴
身住於空中去地四丈九尺報阿難
曰云何賢者犯禁穢者寧能踴身止
虛空乎在如来前何不問耶何謂菩
薩犯罪之法阿難投身即自悔過曰
唯然世尊我甚迷謬如何偏見求大
龍短佛告阿難宜自修慎無察大乘
正士之便而想其闕由如賢者志弟
子乘若一若二同修雜行不當視之
狐疑懈廢得無盡漏如是阿難勿觀
善權闓士有廢退想於諸通慧所以
者何菩薩大士愛納眷屬業以三寶
不違佛法賢聖衆也使志無上正真
之道佛語阿難若族姓子族姓女心
存大乘不離諸通慧不荒五樂抑制
五欲觀于五通得如来根當知正士
與女人俱又聽阿難彼女人者乃往
去世為重勝王百生之偶宿情未拔
故有色恩貪重勝顏口發揩言若與
我俱得遂所娛當從其教發无上正
真道意時重勝王心知其念晨現整
服由斯法門入之其室觀内外地心
等無持執手同處已如其欲則頌曰

愚哉悖於欲　諸佛所不歎　能蠲恩愛者
得佛人中上
時女喜踊即從坐起自投于地歸命
自責伏罪悔過為重勝王而歎頌曰
吾已離諸欲　世尊之所歎　節止恩愛者
願佛無上道　前心之所想　今首自悔過
傷愍諸群生　究竟發道意
尒時重勝王菩薩隨欲化女使發無
上正真道意即從坐起而出其室向
難觀斯心持清淨今吾授彼女決轉
女身後九十九劫當得作佛号離无
數百千所受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
人師為佛衆祐以是賢者觀菩薩行
所行无短不墮罪法重勝王菩薩從
虛空下稽首佛足自世尊曰闓士當
行善權方便立于大衆若勸一人導
以法本從其所生輙當獲之信於善
權墮大地獄至于百劫所遣苦痛惱
劇之患則當忍之寧化一人使立德
本不避此難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正
士通達是為菩薩大衆之行超度諸愛
佛言族姓子吾念過世無數劫時有

一學志名日焰光處於林藪行吉祥
願四百二十万歲淨修梵行過闕歲
已入沙竭國有陶家女見此學志姿
貌姝好端正絕妙欲意隆崇即自投
託學志問姉何所求乎荅曰慕仁學
志報言吾不樂欲女曰設不然者吾
將自賊焰光自念吾護禁戒淨修梵
行四百二十萬歲今若毀之非吉祥
也念已捨却離之七步乃發慈哀毀
犯禁戒則墮地獄若不如是女自殘
賊寧令斯女獲致安隱吾當堪忍地
獄之痛焰光即還又執其辟而喻之
曰從女之欲幸勿自危學志退居習
家之業十有二年猒身止足乃淨四
等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言族姓子
欲知尒時焰光學志豈異人乎莫造
此觀則吾身是陶家女者即瞿夷也
彼尚色欲此順其心吾以大衆越度
生死百千之患賢者且觀餘人所犯
墜趣地獄善權闓士更昇梵天佛告
慧上設舍利弗大目揵連行善權者
不使瞿和離比丘墜于地獄所以者
何吾憶昔者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

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家山窟去彼
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
馳走避入无垢比丘所止之窟雨霽
出去時五仙人見女各言比丘姦穢
謂之不淨無垢知諸神仙所念即自
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
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
染欲塵者則不得飛尋五體投地伏
首謝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
士墮大地獄尒時無垢比丘則慈氏
菩薩也若舍利弗目揵連有權飛昇
則瞿恕離無由陷墜當知此義非聲
聞緣覺所能及知唯獨闓士分別曉
了善權方便猶如放逸女人四時莊
嚴貪財利欲或無智者變改人性使
從其意亦於施身敬重彼人殫盡其
產遂棄遠之緣所獲入未曾有悔善
權菩薩亦復如斯觀察人根可開化
者以何方便則化立之敬施衆生不
慉其身殖諸德本不藏情匿設使知
人已建德本用其人故續命長善一
切欲樂無所貪慕捨除恩愛令歸於
無其心清淨无所繫著猶如蜜蜂接採

衆花不計常想於花枝葉一無所損
行權菩薩隨俗方便雖樂諸欲不計
愛欲不發常想不自毀身亦不損彼
辟如樹種不失鮮色因而生牙無加
伐者如是族姓子菩薩以空無想不
願之法智度無極廣大之慧入諸塵
勞隨所樂行不捨習俗欲不識身不
違佛歎未曾退轉如捕魚工引網布
網恣意所欲截衆大流收網攝網多
所獲得菩薩如是入空無想不願之
法以細微心在一切慧縛于大欲諸
通慧心以無護心自在所獲得生梵
天辟如丈夫工學呪術為吏所捕五
繫縛之其人自恣則以一呪斷諸縲
紲而得解去如是族姓子善權菩薩
五欲自樂普與衆俱恣其所幸智力
術力以一通慧壞一切欲沒生梵天
辟安隱師以一其心無所悪忌變現
廕庭送大賈人或有愚謗而傷之曰
忖察此師自眷屬財賄尚不合度安
能濟衆使免賊乎將必遺漏無量錢
實於是導師激憤恥之即從坐起秉
心堅强帶鉀舞刀摧拉怨敵所護安

隱無所亡失行權菩薩執智慧刀隨
時所欲以巧方便安習五樂志弟子
乘所不悅可為發慈愍云何若此興
放逸行尚不自度何能濟衆降魔怨
乎所不堪偕也菩薩以智慧度無極
法善權方便恣意所欲以智慧刀斷
截塵勞裂諸羅網超遊自恣遍諸佛
國離女人土無有瑕穢
尒時有菩薩名曰愛敬入舍衛大城
普次行乞至貴姓家貴姓有女名曰
執祥在樓觀上聞比丘音受食便出
則觀其形發放逸意其欲甚盛不得
從志氣絕命終其身動搖比丘見女
興不淨想即發念言何謂法樂自所
喜者計空无實其猶泡水無所可遵
耳目鼻口身意如腐肉揣草裹皮覆
從足至頂何所可樂乎觀無諍訟无
想無念法无內外亦無壽命都无所
有心何所著亦何所受永離欲瑕亦
無得也諦觀諸法无所起者愛敬菩
薩即得不起法忍則時欣喜踊躍在
虛空去地四丈九尺繞舍衛城七匝
於時世尊見愛敬菩薩昇在虛空辟

如鴈王神足無㝵自由自在告賢者阿難曰汝見愛敬飛遊進止如鴈王乎對曰已見佛言阿難愛敬菩薩因色欲行獲諸佛法降伏魔兵則轉法輪執祥女終轉女人身得生忉利紫紺天宮自然化有四百八十里殿萬四千玉女俱共侍之緣此之德而發慧心自念何行得生此乎即知本在舍衛為貴姓女色惑愛敬緣斯貪欲壽終轉女即為男子自然神化無央數衆志於欲著乃獲此報豈況清淨恭肅之心供養奉事盡敬菩薩乎今伎樂之娛安可久常當詣世尊及覲愛敬菩薩於是天子與其眷屬各執天花栴檀雜香威光巍巍俱詣世尊愛敬大士皆以花香而供上之前稽首礼繞佛三匝住各叉手而讚頌曰

諸佛無思念 樂寂不可量 如来无心意
則獲尊上道

我在舍衛為女人 其大名德不可議
号曰執祥長者息 端正姝好寶嚴身
以為父母所珎重 有正覺子无所著
号曰愛敬威神大 入舍衛城家分衛

我聞其音柔軟妙
即自往詣無極法
吾見彼已起乱心
假使不得從我願
當時不能發口言
我以愛欲放逸故
雖不能應于道行
得為男子佛所歎
宮殿則尊微妙好
有万四千諸眷屬
即時心自發念言
尋時識念如此事
見於愛敬心歡喜
緣是之德獲是報
當為正覺佛子弟
愛欲之心報如此
吾身今即如来子
便當修行恒沙劫
皆由善師因愛敬
供事于道无親屬
修于尊妙道之行
尋時則轉于女身
父母在家皆號哭

歡喜之心取飯食
如来之子愛敬道
迷惑愛欲貪放逸
即當壽終用沽為
雖奉飲食不能授
則在其處壽命終
降棄瑕穢女人身
即時得生忉利天
以寶合成无等倫
諸姝女樂悉具足
吾何因緣得致此
愛欲之心報應然
以放逸心而貪視
猶如光明照好樹
所在遊欲安住慧
何况有人供養者
願發求尊佛智慧
未曾捨離大志性
則當供養法奉事
唯願學求在覺軌
以放逸心所觀著
便獲勇猛男子形
臭死于地自擗摵

心自念言是蠱道　銜口罵詈此沙門
應時天子承佛威　往詣父母具解說
無得罵詈瞋沙門　將無長夜獲苦惱
父母欲得知我不　吾已踊至忉利天
應時退轉女人身　得為天子光魏魏
父母當至安住所　首罵詈罪自悔過
更求救護不可得　唯有如来為道慧
時父母聞佛音響　彼時勇猛勸化之
皆和心解眷屬俱　同時往詣能仁佛
則共稽首兩足尊　即自悔過瞋恚心
恚共恭敬於如来　啓問安住令決正
以何供事應奉佛　何謂順法佛衆僧
唯為吾等分別說　假使聞者无異心
最勝則知心所念　救世口則說如此
其欲供養一切佛　堅固道意御諸想
父母親屬及男女　具足五百無減少
聽聞大人之所講　同時皆發大道心
最勝所言仁無異　阿難聽我之所語
如菩薩行無端底　善權方便住智慧
愛敬菩薩願如此　假使女人愛敬我
則當令轉女人形　速為男子人中上
阿難且觀此名德　餘人所因墮地獄
以放逸心貪習色　因愛欲變為男子

其心天子供養我　常以恭敬獲豊安
彼所供養難計劫　當得為佛号盡見
此五百人發道意　亦當自致人中尊
何人聞此不供佛　其歡悅心安无量
計其愛敬菩薩者　所開化女不一二
无量百千億那術　以愛欲心立於道
則為藥王大名德　何因菩薩當有織
因緣塵勞施安隱　何況供養奉事者

尒時賢者阿難白佛言猶如有人近
須弥山皆隨山光焰為金色設懷歡
喜欲義心奉道法心得近菩薩皆獲
一類趣諸通慧心性自然我從今始
奉侍菩薩如須弥山猶如藥王名曰
見愈有清淨心若瞋恚意見此藥者
衆病皆除菩薩如是淨不淨心婬怒
癡心覲菩薩者恚為除愈時佛讃曰
善哉阿難誠如尒言
於是賢者大迦葉白佛言甚難及也
天中天菩薩大士不可思議在所遊
至為諸衆生現無畏欲空无想不願
聲聞緣覺唯行此法菩薩普護轉使
更入諸通慧跡以善方便將順其心
終不織猒色聲香味細滑法也

大迦葉復白佛言我可歎可歎喻菩薩大

士之所行乎佛言可歎迦葉曰辟大
曠野斷絕無人自然有墻上至三十
三天唯有一門无央數人皆入曠野
去之不遠有一大城其國豐熟米穀
平賤快樂難言人民衆多不可稱計
其在彼城則如金剛城旁有江江側
有路曠路之中有黠慧人聰識念義
懷愍欲度入曠野者舉聲而盟稱去
曠野不遠大城之安永無死懼吾為導
師来趣所樂衆人報曰吾等不行於
此不動欲覩城像城自然現尒乃往
耳時復有人解微妙者應曰當往隨
仁所湊吾等如是薄福之人聞此聲
已不信不樂不從其教不度曠野彼
微妙人則度曠野觀路由河則乘而
進路之左右有百千丈深大溪澗布
諸草木四方作橋則濟厄路四出無
导大賊從後追而不懼賊自然却終
不還顧稍稍前行亦不恐懅不左右
視則見大城稍近城郭心不狐疑入
彼城邑為无量人現其儀式增益福
祚迦葉歎已陳喻大曠野者謂生死

之難墻至三十三天者謂無黠所著
恩愛之欲也唯有一門者謂大乘也
人入曠野者謂衆愚冥凡夫之士也
黠人發願呼衆人者謂菩薩大士所
樂度無極也志劣不行欲見城者謂
聲聞縁覺也應曰當往隨仁所湊則
菩薩也聞聲不信者謂外道異學衆
邪行也度曠野者謂奉精進至諸通
慧修諸三昧也路由河者謂法門也
左大溪澗百千丈者謂聲聞地也右
大溪澗百千丈者謂縁覺乗也大布
置草木作四方橋者謂善權方便慧
度無極也四出無㝵者謂菩薩四恩
之行攝無量人也賊追不懼自然却
者謂魔官屬及諸猗行也終不還顧
者謂忍度无極也稍稍前行謂為善
薩之所開化進度無極也亦不恐懼
者謂以清淨心發起衆生志平等覺
也不視左右者謂不志樂聲聞縁覺
之利也則見大城者謂達諸通慧也
稍近城者謂見道功德習行佛慧也
心無狐疑者謂曉智慧善權諸度無
極則能遍觀一切衆生无所畏惡適

入城已為无量人造現儀式增益福
祚者謂如来至真等正覺也佛天中
天適興在世則為菩薩立于名号廣
建利義
於是世尊讃迦葉曰善哉善哉乃歎
斯喻說此言時萬二千天與人發無
上正真道意佛語迦葉菩薩德行不
可稱計學諦微妙善權方便大士所
作不為已舉不他人施不言有我亦
不言彼時慧上菩薩白世尊曰何謂
一生補處而迦葉佛時口說斯言用
為覩是剃頭沙門安能有道佛道難
得世尊尒時何緣說此佛語慧上且
止族姓子無得節限平相如来及開
士行所以者何菩薩大士善權方便
不可思議其有正士當作斯觀緣是
化人族姓子聽善思念之有法号曰
善權方便菩薩從定光佛已来所興
之慧不可思議隨時之宜敢可發起
講菩薩法從見定光世尊以来得不
起法忍無一瑕闕无所忘失亦無乱
心智慧無損已得法忍所造菩薩一
念之頃七日成佛有菩薩志發意之

闓一劫之喻為一切人所在示現開
化衆生以智慧力欲得成佛大平等
覺無量億劫稱歎邪見多所發起是
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諸聲聞學設使自在於三
昧者未曾有也不逮菩薩三昧之定
身亦不動心無所想亦非衆人身心
所及又使菩薩三昧正受不進不退
常以四恩救攝群萌不失精進不為
懈怠而為衆人講六度無極是謂菩
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菩薩發意之頃於兜術天
逮正真覺轉于法輪閻浮利人不能
自致昇兜術天聽受經法菩薩心念
天上諸天能下至此是故正士於閻
浮利而現成佛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又族姓子菩薩發意能從兜術忽然
沒已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最正覺
傍人有疑此所從來為是天耶揵陁
羅變化所為乎若懷狐疑不聽受法
是故菩薩現處胞胎是為菩薩善權
方便
又族姓子無得興念菩薩處胞勿懷

斯意菩薩大士一不由精胎所以者何
有三昧名日无垢菩薩大士以斯正
受而自莊嚴兇術天人謂菩薩没而
無動搖不覩菩薩遊於胞胎現處母
腹而從脅生棄國捐家尋坐佛樹示
勤苦行普現悉遍無所不變无有勞
擾而無染汙所以者何菩薩之瑞所
化清淨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佛告慧上何故菩薩自化其身紫磨
金色現入胞胎慧上荅曰寂然清淨
明自之品世尊曰然其菩薩者處衆
生上則第一尊是則化来諸天人民
所不能及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在母胞胎具足十月无見
而生人儻起念在母之懷日月不足
諸根不具現滿十月是為菩薩善權
方便

何故菩薩生於樹園不在中宮菩薩
長夜習在閑居志樂寂寞行平等淨
欲令天龍鬼神捷沓和阿須倫迦留
羅真陁羅摩睺羅人與非人皆捨室
宇寂然供養此諸華香普流天下使
迦維羅衛國中人民歡喜悅豫不為

放逸是故菩薩在於樹下寂寞處生
不在宮館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從右脅生若不如是衆人
有疑則謂菩薩因由遘精而處胎藏
不為化育衆必懷結猶預難決是故
示現令人開解菩薩雖從右脅而生
母無瘡瘠出入之患往古尊聖因時
如然所行无違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母攀樹枝然後而生設不
介者衆人當謂皇后雖生菩薩必有
惱患若如凡庶而无殊别欲為黎元
亦現安隱母適攀樹枝志性柔和則
菩薩誕育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安和澹泊忽然而生其身
清淨無有垢穢菩薩至尊三界之上
雖處胎中如日焰水淨無所著不增
不減故現脅生不與凡同是為菩薩
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適生斯須帝釋即下前稽
首奉不使餘天其釋無始立茲本願
菩薩若生當以淨意而奉受之亦為
菩薩本德之徵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適見受已行地七步亦不

八步是為正士吉祥之應應七覺意
覺不覺者也自古迄于今未有能現
行七步者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已行七步舉手而言吾於
世尊天上天下為最第一當盡究竟
生老死原釋梵梵志及諸天子彼時
衆會莫不遍集設不現斯當各自尊
則懷憍慢便不復欲礼侍菩薩菩薩
愍念外道梵志諸天之衆長夜不安
必墜惡趣而受苦痛是故菩薩舉聲
自讚吾於世尊天上天下第一權慧
超異獨步無侶當究竟盡生老死根
以此音告三千大千世界其諸天子
未有來者應聲便至尒時異學梵志
及諸天子皆共稽首敬礼讚音叉手
歸誠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大悅而笑不懷輕戲笑而
不謟笑菩薩興念一切衆類本與我
俱發上道意無上正覺恐畏懈怠放
逸自恣故為卑賤愚冥貢高或音聲
者解一切法至諸通慧精進敏達使
歸命佛猶斯大衆發起萌類除却放
逸見已願果彼亦普具以故正士現

大欣笑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清淨无垢而復洗浴釋梵
四天所見供侍凡人初生皆當洗浴
菩薩清淨隨俗而浴況世人乎故現
此義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初生之後去到空閑於樹
下坐然後入城欲以具足諸根之本
示現中宮絃歌倡伎音樂之娛然火
四錠由斯現緣令衆學勸棄離財寶
樂昇微妙入家復出不興異行去家
學道則坐佛樹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何故菩薩生後七日其母便薨后壽
終盡福應昇天非菩薩咎前處兜術
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
之期故從兜術神變來下現入后藏
以是推之非菩薩咎是為菩薩善權
方便
何故菩薩學書射御兵仗伎術捔捕
戲樂隨世習俗現前因緣三千大千
世界諸所伎樂經藏道要詩頌術數
神呪所療言談嘲調示現悉學無所
不博欲令庸人不自憍慢是為菩薩
善權方便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卷上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